

查振科 著

这是一部关于江南关于故乡和精神家园的诗文集。江南在士人们眼底、笔下、心中，尽情展示她那理想田园的丰姿，宁静，含蓄，温暖、体贴，濡润着这里的众生。那诗性的存在，从此成为中国文人文化理想的象征。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江南成了既心仪又具体的寄托之地。

江南雨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这是一部关于江南关于故乡和精神家园的诗文集。江南在人们眼底、笔下、心中，尽情展示她那明媚的丰姿，宁静、含蓄、温暖、体贴，滋润着这里的众生。那诗意的存在，从此成为对文人文化理想的象征。诗意的栖息在大地上，江南成了既心寂又具体的寄托之地。

江南雨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沈 阳 ·

© 查振科 201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南雨 / 查振科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313-4261-8

I. ①江… II. ①查…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02128号

江南雨

责任编辑 王 平

责任校对 陈 杰

封面设计 杜 江

版式设计 冯晓驰

幅面尺寸 165mm×240mm

字 数 185千字

印 张 12.5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8月第1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投稿网址 www.chinazuojia.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辽宁奥美雅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313-4261-8

定价:25.00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29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414-4871130

自序

这本书收录的东西大都与江南有关，所以有了这样一个书名。

我过往的人生大都是在江南度过的，先是在江南的乡村，后在江南的城市。关于江南的记忆、思绪，占据了我太多的精神空间。江南的城市与北方比较起来，自有她不同凡响处，然而感动于我的依然不能与江南的乡村相比。我生于斯，长于斯，我从人世中领受的一份欢喜、恣意以及沉醉，莫不与江南有关。

人说起江南，自然少不了联想“小桥流水人家”那种精致的世俗风景，精致得让人忍不住心尖儿微颤。其实江南的好要比这多得多。江南的山峦丘陵少了些峻拔，却多了些敦厚；江南曲曲折折的溪流也一样少了些湍急，而多了些妩媚与羞涩。连雨也下得多姿多彩。春天，那细雨如雾一般迷蒙，“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所以，风也配合得很得体。夏天，豆大的雨滴吧嗒吧嗒地猝然而至，转过脸，突然又没了。其实又岂止是雨。春天里杂树生花，漫山遍野，与碧绿的袖珍田畴你依我恋，初阳高照，故燕低飞，祥和而宁静。而村庄里鸡鸣狗吠的交响与炊烟缭绕，仿佛亘古如斯。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在九江、杭州、苏州任职多年，北归后对江南的追忆一定令他魂牵梦萦。又何止是一个白居易！“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垞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韦庄道出了江南之于他的魅惑。还有陶渊明、李白、杜牧、梅尧臣等众多诗人，一样对江南流连忘返。“清明时节雨

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这样的描写，勾起多少文人墨客的向往与遐想。

三国时的吴国，已积聚了大量士族。晋室南迁以及南朝数百年的经营，更多的高门巨族蜂拥而至，此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南宋。江南就此与中国文人有了永远也解不开的缘。江南在士人们眼里、笔下、心中，尽情展示她那理想田园的丰姿，宁静、含蓄、温暖、体贴，濡润着这里的众生。那诗性的存在，从此成为中国文人文化理想的象征。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江南成了既心仪又具体的寄托之地。江南有极旺盛的生命力，物产丰富，人文洋溢。虽在动荡岁月也历经战火，如元军进攻南宋，朱元璋起兵，清军南下，太平军横扫。但江南自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依旧繁荣，蓬勃。

差不多每年，我都要回到江南，山道上，溪流边，那旧时相识。醉一醉那里的月，听一听那风、那雨，让魂驰天外，魄动心旌，尘埃眷我，歌哭无边。

我爱江南，一如江南爱我。

2012年1月

目
录

自序..... 1

一
散
文

我的乡村劳动记忆 3

我的乡村读书记忆 13

我的乡村“从政”记忆 26

童年呼啸 42

父 亲 56

故 乡 59

清风徐来 62

我不属于“十字街头” 64

有关芜湖的城市断想 66

龙申表叔 68

填抹不去的太平湖 73

春节 元旦 圣诞节 76

北京人这下过足了鞭炮瘾 78

在茶叶飘香的季节 80

壬辰新正回乡记 84

冠卿与我 89

天堂女孩	92
东方的眷恋——纪念秦乃瑞先生	95

二 民间故事与随感

怀宁人有才	105
怀宁有个郑师偃	107
怀宁又一布衣文士之形迹	110
潜山秀才的故事	112
张英、张廷玉父子的故事	115
下田和双溪两村对对联的故事	117
小姐洞房难公子	118
状元、榜眼、探花的故事	121
关于禅与艺术	122
关于书法	123
关于崇拜	123
关于真相	124
关于士	124
关于苏曼殊	125
关于李叔同	125
关于节俭	126
关于读书	126
关于自由	127
关于政治	127
关于朋友	128
为中华查氏总谱编修撰写对联	129

三
诗
词

咏秋叶	133
咏秋虫	133
中秋夜思	134
读李陵《与苏武书》有感	135
燕歌三首	136
伤兰花	138
春日游陶塘	139
秋晚登教学楼偶成	140
赠李春芝女士	141
仿古诗十九首意	142
和吴根友君诗三首	144
咏玉兰	145
岁末感怀	146
回家过年	146
和天鸿兄《正月回乡》	147
和根友《近日读〈诗刊〉新诗杂感求证诸诗友》	148
忆武汉大学樱花	149
咏 柳	149
咏 竹	150
题扇诗	150
初秋怀远示友人	151
己丑中秋占句	151
十月游清东陵有感	152
七绝一首	152
和根友君《经珞珈山庄看头顶蓝天有感》	153
庚寅春节江南行	154
春景感怀	155

三月二十二日沙尘即景	155
雨晨有感	156
赴当涂道中即景	156
庚寅端午忆屈原兼答友人	157
和丁士兄《观吴琮〈严凤英〉有感》	158
咏 蝉	159
忧故乡洪水	160
秋夜偶成	161
咏于乍暖还寒之春雪时	161
咏 茶	162
山乡四月行	162
代龟申怀	163
步韵奉和天曙兄扬州感怀	164
仲夏期雨	165
鼓浪屿	166
游地下森林咏红松	167
中夜漫步镜泊湖林区	168
在镜泊湖喜得列生兄之婺源茶	169
壬辰新年记	170
步根友韵感怀	171
步天鸿兄韵咏春（三首）	172
和天曙兄	174
咏山中松	175
银山塔林	176
贺新凉 咏菊	177
忆江南二首（一）	178
念奴娇 塞外寄怀	179
咏柳絮	180

闺中怨	181
忆江南二首（二）	182
满江红 咏史	183
菩萨蛮 冬日忆江南山乡	184
浪淘沙 冬日忆江南山乡	185
水调歌头 回望	186
江城子 岁末寄子	187
后 记	188

一
散文



我的乡村劳动记忆

1966年到1978年的十二年，是我人生起伏变化最大的一段时光。先是“文革”开始后，村子里的民办学校唯一的老师回了他的老家，一去不再返，学校也就停办，我也跟着辍学，这年我十二岁。随后的几年自然转入农民行列，成为一个地道的农民。1971年春，公社两年前创办的初中招生，大队给了我一张入学表格，父亲极不情愿放我，经过大家反复劝说，最终同意了，于是得以又去上了五年中学。即使上了中学，也还是半个农民，一年在队里还是能挣不少工分。1975年底从区高中毕业，区上和公社有意培养我这个年轻人，回乡后做了大队副支书（1973年入的党），直到1978年上大学。

时光看不见也摸不着，我们所能感受到的只是盛衰枯荣的四季轮回，光明黑暗的日夜更替，寒暑阴晴的气候变化。它不是一个确切、确定的事物，观察到增加或者减少的变化，只是一个抽象概念。但是，渐渐地，翩翩少年变成了苍苍老者，如花少女变成了憔悴老妇。一切都无法再返回而终成记忆。我的乡村生活就这样远远地逝去，而成就以下几行不成样子的文字。

我在如烟的皖南重峦深处悄然度过人生最初的二十四年。那踪迹，在夜深时分变得异常清晰。大约在十八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多少次，梦魂牵萦我在故乡的山道流连，想起乡间明月朗照的夜晚，夜莺的歌唱与空寂的群山曾悄然唤起过童年时一次又一次朦胧的类似超然的追思。而今，乡间生活的记忆接通了我现时的生存，介入我关于生存创造的任何冲动。”这其实大约是想说，离开乡村之后在都市的所作

所为与乡村记忆不无关系。

乡村记忆让人恍然，不知从何说起。乡村最基本、最简单，也是充斥每一天的活动就是劳动，那就说一说劳动吧。每一个在乡村长大的人，他的劳动生活又都是从家务劳动开始的。我一样也不例外。

家务活有内外之分。内活很多，由小孩来承担的不外是洗碗、抹桌子、扫地、收拾屋子之类，这照例是由女孩子来做。男孩主要是外活，砍柴、担水、管理菜园等等。我真正负担起一定家务活的年龄约莫在十岁，开始时和妹妹一起抬水，然后过渡到担水。每天一早，妈妈就喊我们起床。极不情愿地起来后，揉揉惺忪的眼，就去找水桶。我家坐落在山洼里，在离房子约有三五十米距离的地方，是两个山沟的会合点，从山体渗出的水形成一个泉坑，这个泉坑就成了我们家的天然水井，水质极好，清纯无比。一般要担四趟，水缸才会满。这是无论阴晴雨雪，每天一早都要完成的一项工作。

砍柴是第二项重要工作。担完水，系上砍刀就上山了，除非雨雪很大的天气，一般是不能中断的。砍上一担柴火担回家，这才刷牙洗脸，吃饭。1966年“文革”开始，小学读书生涯结束后的四五年，早起的两件事就是先挑水，再上山砍柴。砍柴的活一般进入深秋才开始（夏季蛇虫多，树木正是生长期，含水分多，所以夏季不上山砍柴），直到第二年的初春三四月止，储存足够的柴火供一年使用。尤其是在数九寒天，银霜满地或者雪花漫飞，也依然要上山去。即使是这样的天气，也只是穿草鞋和单单的衣服。因为上山后活动起来就不冷了，出门时为了暖和穿得过多，下山就成了累赘。冬季生产队的活本不太多，整劳力做就可以了，像我这样十几岁的少年差不多都在砍柴。常常一个山沟里堆满了长长短短、粗粗细细的柴棍。细的就截成一尺二寸左右长短，用夹栏挑下来（夹栏：我们那里挑柴火的专用工具）。粗的就得扛着回家，然后锯成一截一截的，用斧头劈开，或者直接到山上去锯。春节刚过，往往十来个劳力联合起来，集中时间，一家一天轮流地砍柴。这样做一是年刚过，家中还有待客的菜。二是大家一起干，谁也不甘落后，积极性

高。一天下来，门前的柴火堆得像小山似的。那时我只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也参与进去。尽管我很努力，与大人们比，最后总相差一担柴火。免不了被人善意讥笑一番，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

砍柴是一件有趣又有成就感的劳动。说有趣，是因为自由自在，还常常有发现。比如，一群漂亮的野鸡冷不丁从你眼皮底下急匆匆地逃走；悄然开放的兰花送来若有若无的幽香；一堆枯枝上结满了味道极为鲜美的野山蘑；古松的根部贮满黄亮亮的松香。这时，你便放下柴刀，满心欢喜，为之流连，忘了独自一人在深山的寂寞。成就感是一种可以忘记疲劳的享受。看着柴垛一天一天地增高，慢慢地，门前的一面墙码满了，另一面墙也码满了，妈妈该不用担心今年的柴火不够烧了，这时心中的受用无以言表。有时也会发生意外。记得有一次在剁削枝丫时，一不小心柴刀砍到膝盖上，鲜血直流。幸好我的堂弟在邻近的一个山坡上，赶紧呼喊，他连忙下山叫来大人，把我背下山。这一记刀伤，害得我在家休养了两个月，至今还有一块明显的伤疤。

除了担水砍柴，还有一项重要的家务劳动是协助父母管理自留地。自留地这个概念，来自20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农民分得了土地，紧接着，初级社、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原来分得的大型土地入了社，归集体所有了，而菜园子、边边角角的旱地还属农户所有，自行耕种，所以叫自留地。一部分在家门口的自留地用作种菜，稍远的边角地则种杂粮。不要小看自留地，它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广大农民维持生计极其重要的补充。以我家来说，仅红薯能收获两千斤左右。冬天一日三餐，有一顿是红薯，一日两餐也有一顿是红薯。红薯也是养猪的上等饲料，如果一个农户一年出栏一两头猪，那可是一笔大收入。我的主要任务，一是在农作物或蔬菜换季时翻耕、平整土地，二是把家中的农家肥——人粪、猪粪、鸡粪施到地里。这是两项不太乐意做的事情。翻耕土地是个重体力活，单调乏味。挥舞着十多斤重的锄头，要不了多久，就臭汗淋漓，直不了腰。施粪则考验着鼻子的承受力。尽管说“没有大粪臭，哪来稻米香”，道理这么说，却与感官无涉。最臭的还是鸡粪，乡间说哪

个小孩淘气，招人厌，就说像臭鸡屎，可见鸡屎之臭。在早晨不用上山打柴的季节，担完水后便是去担粪给蔬菜或庄稼施肥。

管理自留地也不全是无聊乏味。比如种南瓜（南瓜在我们家乡称作北瓜）。春天刚刚萌动，所有的生命蓄势待发，这时我便攥上锄头，沿着自家自留地的地边，隔一丈距离挖一个坑。坑挖好后，把猪粪、草木灰分填到坑里，再把周边的土刨松，掩盖好坑中的肥料，堆成一个圆形土堆，这项工作就算完成了。将来收成好不好，就看底肥足不足。然后由母亲选择适当的时候把种子播下去。约莫一周左右，两瓣青芽钻出来了；渐渐地，爬蔓了，开花打骨朵了。南瓜吸肥能力极强，长大后，周围的庄稼明显地面黄肌瘦。秋天，一个个粉粉的大南瓜从草丛里露出来，懒洋洋地躺在秋阳下，收获的季节到了。几十上百个南瓜躺在堂屋里，看着真是舒坦。收获红薯也是让人兴奋的。割走薯藤，露出一棵棵红薯桩茬，从隆起的土壤可推测藏在地下的红薯有多大。在我种红薯的实践中，发现了一个高产的秘密或者诀窍。那是在插红薯的时候，把育好的种藤剪成一截一截的，插到地里，栽种第一步就完成了。一般人家为节约薯秧只保留一个藤节，这样插到地里，这个藤节既要负责生根，还要负责抽芽。但如果保留两个或三个藤节，地下的那个藤节只负责生根，另两个藤节负责抽芽、长藤，生长起来就快多了。假如用藤梢那部分插下去，效果更好，因为芽已经有了，地下部分活了，上面部分直接就生长了。这两种薯秧插法，收获的红薯个儿大，个数多，至少增加产量三分之一。今天写这篇东西，算是公开了这个秘密，不信你试一试。

少年时做过的劳动还有很多，除了上面说的，还有一件至今印象深刻的，是参与大人们倒卖杉树的非法活动，当年这叫“投机倒把”。那是在1966年的秋天，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而我们那里却把倒卖杉树搞得热火朝天。我的家乡叫东至县，木材资源丰富，尤其盛产松、杉。相邻的是江西的波阳、彭泽两县，却缺少树木。我们就把自产的（其实就是生产队的木材）杉木扛到彭泽去卖。大人扛大的，我只能拣一根一丈五左右长、五十斤左右重的杉树，因为距离实在太远，

中间又几乎不能休息。一般在下午三五点时，吃饱喝足出发，带上一两斤大米，绑在树梢上，二三十人的队伍，也颇为浩荡。从出发地到县界，约莫七八十华里，那里是“封锁线”，如果过不去，就被当地政府拦截没收了。所以要拣小路走，在夜深人静时分通过。通过后，找一个单门独户的人家，借锅造饭。一个人出五毛钱，对方人家给我们一点下饭菜，辣酱、腌萝卜或豆腐乳之类。吃完接着走，一直到第二天的中午，才到达交易市场——马挡，彭泽县临近长江的一个颇有知名度的镇子。队伍在通过“封锁线”后，由不同地点出发的队伍汇集成不见首尾、逶迤数里的大军，那阵势非常壮观，人群也被一股兴奋鼓荡着。到达目的地很快把树卖了，像我这样的树，一般能卖五块钱，大人的则能卖到十二块左右。完了，与三两同伴结伴往回赶。回来后休整三两天，再接着干。这种形同偷鸡摸狗的勾当其实也很辛苦，百几十里路，扛着分量不轻的木头，二十个小时的急行军，尤其在深夜，提心吊胆、磕磕碰碰、默然无语地前行，真是疲惫不堪。有时不知是睡是醒，只是机械地跟着队伍。天亮之后，发现全身、树上都是霜。在意识分明、清楚的时候，我还能用样板戏《沙家浜》里郭建光指导员引用过的毛主席话来激励自己：“往往有这种情况，有利的形势与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不知记得是否准确）那年从秋到冬，总共跑了多少趟，已记不起来，但是，从那时到现在，四十多年过去了，对这桩违法的买卖，坦率地说，至今毫无犯罪感，却是真的。第二年，没有再出现这样大规模的倒卖树木的活动，大概是政府加强了治理。

上面记的属于家务劳动，能挣工分的劳动是集体的活，农活。“文革”开始后辍学的那几年，一面做家务劳动，一面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那些农活我几乎全都干过。最初是一些简单的活、轻活。我所在的生产队主要经营茶叶、林木，活重，且种类繁多。茶叶以生产红茶为主。从种到卖所有与茶有关的活全都做过。十来岁，我们这些山区的孩子就开始跟着大人上山采茶。采茶是女人们的活，男孩在十三四岁前只好去采茶；再大些，就不屑做这种女人的活。制茶技术含量高，才是真